



关于圖書館学的对象和任务

黄宗忠 郭玉湘 陈冠忠

本文原載“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2期,学报的編者在文末加有按語說:“关于圖書館学的对象和任务的問題,目前圖書館学界的意見还很不一,还需要进行廣泛的討論,使这門科学成为更完整的科学。我們希望圖書館界的同志們,热烈地参加到这个討論中来。”本刊編輯部同意这个意見,特將全文轉載于此,并希大家積極参加这个問題的討論。

社会主义圖書館学是一門屬於社会科学范畴、有强烈階級性和实践性的科学。它是研究圖書館事业的全部活动及其发展規律的科学;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发展并且适应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圖書館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人类社会进到了有丰富文化典籍——圖書資料——的时候起,担负收藏、保管、整理文化典籍的圖書館,在社会实践的需要下相应地产生了。圖書館从誕生之日起,就以它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忠实地为各个历史时期的統治階級服务,成了階級斗争的有力工具之一。

在階級社会里,人們因生产实践和階級斗争需要,产生了对圖書資料的要求,并且希望这种要求得到滿足。圖書館的出現,就給这种要求的滿足,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圖書館在保存和提供圖書資料方面,直接地体现和貫徹了統治階級的意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这种作用,历来都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视,并把它紧紧地握在手中,为本階級的利益服务。

圖書館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受着社会經濟、政治、文化的制約,随着社会經濟、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每个历史阶段里,社会总是根据本身的需要,赋予圖書館某种不同的具体的任务。圖書館的全部活动,它所完成的一切任务,无不真实的表現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圖書館的全部活动看作是社会需要的体现,看作是完成社会給它的任务的实践过程。它

的活动和社会的需要,絲毫也不允許分开。把圖書館看成仅仅是游离于社会外层的附屬物。并強調它的特殊性,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

我国的圖書館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走过了迂迴曲折的路程,与社会前进的步伐是一致的。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与之相适应的是藏書楼(或称某某閣、某某斋、某某室)。封建社会的藏書楼,虽有官家藏書楼和私家藏書楼之分,但都是只为少数統治階級、御用文人、官僚地主之流服务,絕非劳动人民所能享受。封建社会文化特点之一,是文化典籍被少数人所垄断。統治階級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借助藏書楼的形式,把文化典籍收藏,校理并繼而垄断起来,达到供自己使用的目的。这就促成藏書楼的职能側重在圖書資料的收集、校訂、整理上面,根本談不上公开流通使用。

从封建社会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起,圖書館因社会性質发生变化亦发生了变化。封建社会藏書楼逐步走向解体,为新出現的近代圖書館所代替。圖書館这个名詞,于一九〇五年开始正式使用。但它的广泛使用并得到社会公認,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的事情。它的含义与藏書楼是有区别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是处在中国封建文化和外国入侵的资产階級文化互相交融发展的时期。这一文化現象,反映在圖書館事业上,即出現了一方面繼續的收集、校理圖書,另一方面又強調圖書館要面向“大众”,公开流通使用圖書。而这也正是与藏書楼的最大区别之处。然而,圖書館这一变化,还是与劳动人民漠不相关的。广大劳动人民为生活所困,有时連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根本不可能踏进圖書館的大門。故此,这一时

期的圖書館，還是為少數統治階級即地主官僚買办階級、資產階級服務的。

圖書館事業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是在解放後的事情。在社會主義時代里，圖書館成為勞動人民共同使用圖書的組織，成為勞動人民自己的財富，成為黨和政府有力的宣傳教育工具，成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武器。圖書館事業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服務才真正成為現實。

從上面敘述里，可以明顯的看出，圖書館事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它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和含義。

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圖書館事業是文化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廣大勞動人民共同使用圖書的文化基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圖書館事業擔負着偉大的光榮的任務。它通過宣傳和流通圖書，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它是勞動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的供應站；它是黨和政府教育廣大勞動人民、提高勞動人民政治思想覺悟、文化科學水平的得力武器。圖書館事業的建設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有着密切的關係。它將隨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而日益繁榮昌盛。

圖書館有強烈的階級性。它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它在不同的社會里，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圖書館為一定階級服務的本質，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存在絕不會因人們的主觀願望同意與否而發生變化，為此，我們在給圖書館下定義時，就必須指出它的階級本質，讓人們對它有真正的認識。

圖書館是通過收集、整理、保管、流通和宣傳圖書資料，為一定的階級利益和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一個文化教育機關。

但是，某些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却否認圖書館的階級本質，認為圖書館是“超階級”的。說什麼“圖書館是藏書的館”，是“為一切人服務的”，是“收集一切出版物的”，等等。劉國鈞先生在“圖書館學要旨”一書中寫道：“圖書館乃是搜羅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之記載為目的，用最科學最經濟的辦法保存它們，以便利社會上一切人使用的機關。”（見該書第5面）俞爽迷先生在其“圖書館學通論”一書中寫道：“圖書館乃為普及教育的中心點，……無老無幼，無貴無賤，都是一體歡迎的，毫無歧視之心。”類似的

說法，不勝枚舉。中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如此，外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亦如此。德國休謨給圖書館下的定義是：“圖書館是蒐集有益的圖書，隨着大眾的知識欲望，用最經濟的時間，自由使用的地方。”（見該書第2面）一句話，他們都把圖書館說成是全民性的、不分階級的東西。

果真如此嗎？當然，圖書館要收藏圖書，沒有圖書不成其為圖書館。圖書館也要為人服務，世界上不為人服務的圖書館是沒有的。但問題也就在這里，收藏的是什麼書呢？又為什麼人服務呢？真的象他們所說的是“為一切人服務”，“收藏一切出版物”嗎？不，這完全是撒謊，是騙人。在階級社會里，圖書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還是讓事實說話吧！清建七閣藏書，乾隆皇帝自己就獨占了四閣，其他三閣，也只許讀書人入閣閱覽。而當時的讀書人是些什麼人？無非是官僚地主階級的子弟。唐代藏書家杜暹甚至在其藏書印記中警告子孫把書“借人為不孝”。封建時代的藏書樓固非勞動人民所能過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又“進步”了多少呢？圖書館規定了許多清規戒律，限制勞動人民使用圖書館。諸如入館者要買“閱書流通券”，要穿長衫的才能入館（解放前北京圖書館就是如此），甚至有這樣的規定：“閱覽人攜帶有奴僕、隨從，應在房門外靜候，不得進入閱覽陳列各室。”（陝西省圖書館1906年訂的閱覽規則第二條）這些事實徹底的駁斥了“為一切人服務”的論調，圖書館的大門根本不是為勞動人民開的。同時勞動人民在剝削階級的沉重壓榨之下，也不可能去享受圖書館。“為一切人服務”的虛偽性，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至於談到圖書館“收集一切出版物”，就更是顛倒是非。解放前，充滿圖書館的是那些內容反動、荒淫誹謗的書刊，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刊，查禁的查禁，提存的提存，燒毀的燒毀。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列寧說得好：“任何所謂公正，鼓吹‘超階級、超黨派’，其實質是隱蔽地為資產階級服務作辯護。”

很遺憾，這種反動的論調，解放後還有人以此觀點來“著書立說”。杜定友先生的“新圖書館手冊”一書（1951年出版）中，他竟然說：“圖書館為人民服務，對於讀者，不分階級，一視同仁”。好一個“一視同仁”！這種論調的實質，就是在“超階級”的

幌子下，使资产阶级的观点得到宣扬。但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的阶级界限，明如秋水，一点也不容许含糊的。

资产阶级学者还有一种高调，就是把图书馆说成是由“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组成的，说图书馆学就是“深入研究”这些“要素”的科学。杜定友先生说：“图书馆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够积极地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以处理之；（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修养。”（见其著“图书馆学概论”第2面）刘国钧先生在其“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一九五七年第一期）一文中说：“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和设备，（5）工作方法。很显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够有图书馆的存在。因此，图书馆学必须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比他在19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要旨”中所说的“四要素”增加了“读者”一要素（见该书第11面）。看来，刘先生不仅以“要素”当科学，而且认为“要素”就是科学，就是图书馆学，要加以“深入研究”云云。

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者这样津津乐道“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这并不奇怪。他们既然不敢承认图书馆的阶级性，当然也不敢承认图书馆学的阶级性。他们把图书馆学本质的东西——阶级性战斗性——抽走之后，也就只能在表面现象上打圈子，做文章。“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不能说明什么是图书馆，什么是图书馆学。它根本没有接触到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本质。图书馆为谁服务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如果不区别图书馆为什么人服务，那末，资本主义社会图书馆与社会主义社会图书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它们都有图书、读者、领导与干部、建筑设备……。我们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要素论”中，看不出资本主义图书馆与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区别。它在解放前既可以用来为剥削阶级的政治服务，在解放后又可把它端出来迎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资产阶级学者也确确实实是把它端出来了。但是，“迎合”的企图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还应注意，这种“要素论”，阉割了图书馆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

论调，正象把人口、土地和主权的总和说成是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一样的荒谬。尽人皆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绝不是几个“要素”的简单的总和。图书馆的“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决不等于图书馆，更不等于图书馆学。这种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确实是只见事物的表面现象，而看不见事物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最恰当而又最容易理解的典型。

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者既然把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说成是“超阶级”的，那么他们必然要提倡“方法中心论”和“技术决定论”，必然要把图书馆的技术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刘国钧先生就是这样。他特别强调图书馆工作方法的研究，并把它称为“图书馆的方法学”。他说：“方法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主要手段。……现代图书馆之所以称为科学的事业，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中心。”（见“什么是图书馆学”）这种观点是他一贯的主张。他在19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就提出过：“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些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储备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缝针。”（见该书第11—12面）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者之所以特别强调图书馆的方法和技术，就是企图迷惑广大图书馆工作者，要他们埋头业务，钻研技术，要他们不问政治，脱离政治。这样一来，在实际上就服服贴贴的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种方法，用以治学，必然抹杀图书馆学中最本质最生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建设原则等，从而使图书馆学丧失政治思想性和战斗性，成为一门没有灵魂的科学；用以办馆，必然只重视馆内纯技术的业务工作，而忽视读者工作，忽视图书流通宣传工作，而大大地削弱它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自然，我们不是一概的反对、否定方法和技术，我们只是反对和否定资产阶级学者那种只注重方法技术并夸大它们的作用而借以压低政治作用的论调和企图。

由此可见，一切“超政治”、“超阶级”的论调都是虚伪的。这是由于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不敢公开承认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根本利益不同的阶

級，和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的階級斗争。因为他们如果承認了这个事实，就无疑是宣告自己的理論的破产，进而促使自己走向死亡。这就是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避而不談圖書館的階級性，总是从事物的表面現象来掩盖事物本質的根本原因。

二

現在，我們來探討社会主义圖書館學最基本的几个問題。

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圖書館事業為一定階級服務的本質，就直接的決定了圖書館學的本質。根據科學的研究對象決定科學的研究內容這一普遍規律，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將隨着圖書館事業的變化而變化。我們認為，社会主义圖書館學是研究社会主义圖書館事業的全部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社会主义圖書館學有強烈的階級性、戰鬥性和實踐性。它具有以下的鮮明的特點。

一、它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作基礎，研究我國社会主义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原則和它的发展規律的科學。

每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不依賴於人們主觀意志而客觀存在的发展規律。人們只能認識客觀規律並利用它為人類服務，但人們不能創造它和消滅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認識一切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的最為銳利的武器，是科學研究所必須遵循和掌握的理論寶庫。因而，研究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原則和发展規律，就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尤其必須以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總路綫，關於文化教育事業的方針、政策和對圖書館事業的指示為依據。因為黨的路綫、方針和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最英明、最正確、最光輝的產物。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圖書館事業的发展規律，並由此制訂出符合社会发展規律，符合我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所需要的圖書館事業的方針、政策和建設原則。不然，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圖書館事業及其理論，就不能為其經濟基礎服務，就要失去它的本質，就要失去它的存在的社會意義和必要性。

二、它是研究圖書館如何利用圖書資料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的科學。

圖書館的建立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和一定的政治路綫服務的。在我國社会主义社會里，圖書館必須盡一切努力去利用圖書資料，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和指示，以及對人民群眾進行社会主义、共產主義教育，並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達到促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发展的目的。這就是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的體現。這是圖書館艱巨而光榮的任務。要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圖書館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學的工作方法。在今後，一方面，隨着人民物質生活、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對圖書的需要將越來越迫切；另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圖書內容日新月異，藏書數量急劇增加，如果沒有科學的工作方法，就不能做好工作，就完不成黨和人民交給圖書館的任務。因此，當圖書館的首要問題——為什麼階級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之後，圖書館的工作方法和業務技術的探求就是重要的了。克魯普斯卡婭說得好：“圖書的完整保管，藏書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對讀者要求的滿足，以至於圖書館的政治面貌，都取決於圖書館作業問題上。”（轉引自 IO. B. 格里科爾耶夫著“圖書館藏書的組織”第6面）所以，圖書館學必需研究圖書館工作的方法 and 技術，也就是研究圖書館如何更好地利用圖書資料來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

三、它是研究與不斷總結全國圖書館工作的實際經驗，並把它上升為理論，再用以指導全國圖書館工作實踐，促進圖書館事業繼續前進的科學。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告訴我們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圖書館學應當在圖書館不斷實踐的基礎上，經常的去總結，去提高，做到“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証實真理和发展真理。”（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5—296面）解放到現在，我國圖書館做了許多工作，積累了许多寶貴的經驗，尤其在1958年大躍進以來，打破了不少陳規陋矩，創造了不少先進經驗，如送書上門，開展讀書運動，圖書開架，等等。所有這些新生事物，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圖書館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政治思想與方法技術的高度

統一，反映了圖書館為適應社會需要在工作方法上的革新和創造。但是要知道，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現就完美無缺，一出現就被人重視。新生事物同舊的事物總是存在着矛盾和鬥爭，並且總是在鬥爭中發展壯大的。而且事物的矛盾，總是不斷的出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矛盾的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這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我們深入的研究和不斷的總結圖書館工作經驗，吸取其精華，促進其完善，並進而使它上升為理論，反過來指導工作實踐。不言而喻，這種深入研究和不斷總結的過程，不但加速了圖書館事業的向前發展，而且也是圖書館學充實自己的內容和理論的重要條件。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無產階級的黨性和戰鬥性的科學。一方面，它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作基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及其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它又必須盡一切力量利用圖書資料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總路綫、各項方針、政策和指示，以及對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只有這樣，圖書館學才能成為一門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的科學。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圖書館必定要有一套適應需要的完整的科學工作方法，而且必須跟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前進而有所變化和發展。這就要求它經常不斷地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總結、研究圖書館工作實踐，吸取其好的經驗，並提升為理論，用以指導實踐，並在這種不斷實踐、不斷總結和研究的过程中，促進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理論的向前發展。可以看出，上述的三個方面，是有緊密的內在聯系的。

這就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總的看法。依據這一總的看法，再來探討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任務。

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和範圍，是為圖書館事業當時所處的具体情况及其發展歷史所決定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在目前，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原理。從理論上研究我國圖書館事業所應遵循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基本方針，基本任務，建設原則等。這是圖書館事業建設的靈魂，是圖書館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它包括有：

1. 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特別是毛主席的關於文化教育的學說，是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基礎。研究這些理論的目的，在於明確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的方向，在於指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

2. 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黨和政府關於文化教育的方針、政策和對圖書館事業的指示，是圖書館工作的指南，是做好圖書館工作的關鍵，也是我們制訂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的依據。這都應該加以很好的研究並堅決的貫徹。同時各類型不同的圖書館，應根據自己不同的特點，制訂出適用的具體方針和具體任務。

3. 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原則。按照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制訂出相應的、切實可行的建設原則，作為圖書館實踐的準則。這也就是方針和任務的具體化。

4. 圖書館的體系。研究圖書館網的建立、作用 and 意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與分工協作。

二、圖書館工作。對圖書館工作的研究，是圖書館學最經常、最大量的研究內容。圖書館頻繁的工作實踐，為圖書館學提供了最豐富、最生動的研究題材。圖書館學在解決圖書館工作實踐中不斷產生的問題的过程中，也就不斷地發展和豐富了自己。這方面的研究內容有：

1. 讀者工作。包括對讀者的研究，服務讀者的各項工作，如圖書的流通與推廣，圖書宣傳與閱讀輔導，書目工作與參考諮詢工作等的研究。

2. 藏書工作。包括藏書的補充和組織、圖書的加工整理、保管，對藏書成分、目錄組織、編制和體系等的研究。

3. 業務輔導工作。包括圖書館業務輔導網的建立，對基層圖書館的業務輔導，以及圖書館的科學工作方法等的研究。

4. 組織領導工作。包括黨對圖書館事業的領導，圖書館幹部的培養，圖書館工作組織等的研究。

三、圖書館事業史。研究我國和外國圖書館事

业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它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作用和特点，并从历史的进程中，認識和掌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規律，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以便有助于现阶段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建設。所以，在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时，应注意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与“外为中用”的原则。

四、图书馆的建筑与设备。包括图书馆的建筑原则和样式，地点的选择以及館内各种设备等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闡述，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今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飞快发展，它的研究内容会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已如上述，它的研究范围也就基本确定了。我們不主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得漫无边际，把校勘学、版本学、图书生产技术和出版事业等，都归入它的范围。这样做会損害图书馆学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混乱它的研究对象，使它变成一門所謂“无所不包的科学”，而妨碍它沿着自己具有的軌道向前发展。

我們研究图书馆学，其目的在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使它更好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应该依据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綫、方針和任务，紧密結合实际需要，做到既保質又保量。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提出之后，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应当是：

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建設原理（包括图书馆事业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础，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务，建設原則等）。

二、深入研究图书馆工作及工作方法，全面地、系統地总结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經驗。

三、加强图书馆学理論的研究工作，为建立起完整的系統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理論体系打好基础。

四、介紹并研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学的先进理論和先进的工作經驗。

五、整理我国图书馆学遗产，并批判地加以繼承。

六、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級图书馆学的反动本質，对其中某些有用的技术加以接受。

图书馆学目前仍然是年輕的科学。虽然我国图书馆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图书馆学也早已产生，但是，用馬列主义理論来对图书馆学进行系統的研究，却不过是解放后的事情。因此，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理論，就要由我們来承担了。科学发展的历史雄辯地証明，任何一門科学，都随着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也随着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发展。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和人民生活实际的需要紧密結合的，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图书馆学正是这样的科学。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民物質、生活、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們的图书馆事业将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也将日益充实和繁荣起来。

三

很长時間以来，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就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看法。有人說，图书馆学是“服务性、輔助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而有人又認為，图书馆学是“边缘科学”、“科学的科学”，等等。从现实看来，有两种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即（1）图书馆学是一門交叉性（綜合性）的科学；（2）图书馆不是一門科学。现就这两个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門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間的交叉性（綜合性）的科学理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单是图书馆，也不应该把它局限在图书馆。它还要研究讀者，这与教育学、心理学发生了交叉（关系）；要研究图书，这与目录学、图书学、出版事业等发生了交叉（关系）；要研究图书分类，这与科学分类、一切知識部門发生了关系；要研究图书的保管、防护、复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等，这又与卫生学、物理学、建筑工艺学等发生了关系。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围广泛，内容繁杂，不能归入社会科学范畴，也不能归入自然科学范畴，而应介于两者之間。

提出这种意見的人，是把一門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它需要別門科学的輔助知識混淆起来了，是把研究对象的本質屬性与对別門科学知識的一般了解混淆起来了。弄清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和两者的一般关系，极为必要。所謂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一門科学所研究的某个对象的内容，即其本質屬性和它的內部联系与发展規律，而这个对象在客觀世界里又

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只是而且仅仅是构成一门科学而不构成别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说，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构成本科学的研究内容外，并不排斥别门科学对它有一般的了解和利用别门科学的既有知识。教育学或者心理学。显然不是研究图书馆的，但它们为了自己某个方面的需要，同样可以研究图书馆通过图书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 and 人们在需要图书方面的某些心理活动，或者利用图书馆学在这方面的既有知识。这不是明显的道理吗？肯定一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把一门科学和它的研究对象绝对地孤立起来，与旁的科学丝毫不发生关系。要是这样，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科学，都将变成彼此孤立、互相隔绝的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各门科学之间，总是在某一方面发生一定的关系。至于一门科学利用别门科学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辅助知识，那就更是普遍了。本来科学的分门别类，就不是要去孤立它们，而是为了便于研究和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物质和思维的运动形态。是的，图书馆学是要研究读者的，是要研究图书的，是要研究其他许许多多的有关知识的。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对读者和图书的本质属性的研究，而是站在图书馆工作的角度上，研究怎样对待读者和利用图书的问题。具体些说，就是研究读者对图书需要和爱好，读者与图书有关的一些情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等，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如何通过图书的流通、宣传，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就是研究图书的补充、组织，研究利用图书的方法，等等。绝不是研究图书的具体内容，更不是研究它的生产技术。总之一句话，是图书馆工作本身的需要而去研究它们的。由此看出，这种研究与教育学的研究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规律，和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心理形成与发展，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对其他的种种研究，也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诚然，图书馆学在自己研究的活动中，需要利用其他科学知识来作为自己的辅助知识，这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正常现象。但不能认为：图书馆学利用了某门科学的知识（尽管利用得很好），就以为它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或者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当指出，把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利用别门科学的知识混淆起来，实则是分不清一门科学的本质属性和科学中的一般关系的缘故，是不承认一门科学

除了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本身的知识之外还需要别门科学知识作为自己辅助知识的缘故。这样看来，把图书馆学说成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性（综合性）的科学是不正确的。

另外，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不是（至少在目前还不是）一门科学。他们的理由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常识，没有丰富的内容，更没有高深的理论；图书馆工作如采购、分编、典藏、流通、目录组织等，是技术上、方法上的学问，没有必然的发展规律和系统理论；图书馆是一个收藏保管、借借还还的公共文化场所，不能构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没有理论基础，它只是图书馆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它在目前还没具备作为一门科学的条件，至于将来如何，那要看将来的情况而定。他们的结论是：“简简单单，不过如此”。

这种看法来自两种人：一种人是社会知识界，一种人是图书馆工作者。对于前一种人，因他们对本科学不了解或了解得很少，他们有这种看法是比较自然的。这里不打算责难他们。但有一点要指出，今后随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日益发展、繁荣，他们的看法，自己会主动的收回，用不着多说。不过，把他们的看法，用来鞭策图书馆学界加紧努力建设自己的科学，倒是一件好事情。现针对后一种人的意见，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也承认，图书馆学在目前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我们不能同意，因为这一点，就否认它不是一门科学。什么是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总结总和。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正是这样。它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实际材料的综合、分析、抽象出来的，能用以指导实践并得到实践验证的知识。它准确地反映了图书馆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面貌和发展规律。至于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的丰富的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规律，上面已提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说图书馆学不是一门科学，其根本问题不在图书馆学本身，而在于对科学的看法有问题。这与思想方法不对头是紧密联系着的。他们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有人说：图书馆借书还书，简单得很，算不得科学。在他们心目中，只是科学家、博士、工程师所从事的工作，才

是高深的、理論性的工作，才能算作科學。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去觀察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那不但圖書館學不能算作科學，而且有許多已得到公認的科學也要被排斥在科學的門外了。他們不了解或者不願去了解，科學是來自實踐，從平凡的實踐中產生的這一朴素真理。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正常、隨時隨地都可碰到的……商品交換……中間包含着近代社會底一切矛盾”的研究中產生的。這個事實雄辯地證明：世界上不管多大的學問，多大的科學，都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圖書館學就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我們絲毫也不能輕視實踐。輕視借書還書工作無疑是錯誤的，把圖書館當作僅僅是借借還還的機關，把圖書館學看成是僅僅研究借借還還的，那就更是錯誤的。不能只看見事物表面現象的一部分，就認為是它的整體。當然，如果圖書館的全部活動，就是被動的借書、還書，除此以外，再無其他，那當然是枯燥乏味的。但是，社會主義圖書館的驕傲，就在於一反過去的積習，一反過去的被動，而成為主動的服務。人們認為圖書館工作簡單，圖書館學簡單，通常總是以借書還書工作為口實而否定其他。這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想法和作法。其實，就以借書還書工作而論，要把它做好也還是不很容易、不太簡單的。更何況，借書還書工作只是圖書館工作的一個部分而已。

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一切都運動着和變化着，產生着和消滅着。”（恩格斯語）有些事物過去很重要，發展了，被人重視了，今天也還有一定需要，明天卻因不需要而消滅了。宗教就是這樣。有些事物，過去不甚重要，不太被人重視，今天需要了，發展了，被人重視；明天將更加發展，更加為人重視。我們的圖書館事業就是這樣。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重視下，我國圖書館事業有了很大發展。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各項事業都在飛躍的發展，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圖書館事業更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發展着，圖書館的數量和藏書的數量，都在急劇的增加着。隨之，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學理論中的新問題也不斷地湧現出來。我們不妨來一個樂觀的設想：當我國建成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那時生產力大大地發展了，人民的文化水

平極大地提高了，勞動時間相對地減少了，圖書館即將成為人們的头等需要——雖然不是近在眼前，但也不是遙遠的將來——那個時候，圖書館事業該是怎樣的繁榮啊！圖書館學又該是怎樣的發達啊！

四

科學是物質運動形態的反映。有一種物質運動形態，就有一門科學。物質運動形態是互相影響、互相聯繫、互相推動的。所以各門科學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物質運動形態，也沒有孤立的科學。圖書館學當然也是如此。恩格斯在“科學分類”一文里告訴我們：“每一種科學都是分析單個的運動形態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變的運動形態的，同時科學的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態本身之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在同一文中還曾指出：“正如一個運動形態是從另一個運動形態中發展出來一樣，這些形態的反映，即各種不同的科學，必然一定是一個從另一個發展出來。”（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09面）這就非常清楚的揭示了各門科學之間的相互聯繫。我們遵循這一指示，探討圖書館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的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說，圖書館學似乎與一切科學知識部門都發生關係。這是圖書館的性質所決定的。圖書館所接觸的是圖書和讀者。圖書內容包括了人類所有的知識，而讀者的要求，又是如此的多種多樣。圖書館要處理圖書、滿足讀者要求，就與許多科學知識部門發生關係。從圖書館工作實踐中，證明圖書館學與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學等有較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圖書館是一個文化教育機關，它通過圖書的流通、宣傳，成年累月的對各類讀者——工人、農民、士兵、學生、機關幹部、科學工作者、直至家庭婦女等——進行教育。在工作過程中，常常要借助上述各門科學的知識來解決遇到的問題。事實已證明，圖書館工作者學一些教育學、心理學、文學、歷史學的知識作為輔助知識，這對了解讀者、教育讀者和開展工作是有幫助的。

圖書館學與目錄學的關係，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目前，在圖書館學界存在着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是圖書館學應包含目錄學，兩者是从屬關係；一種意見是圖書館學不能包含目錄學，兩者是

平行（并列）关系。我們同意前一种看法。

确定两門科学之間是否存在包含关系的前提或者条件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前提是研究对象問題。这一問題得到解决，其他問題如发展历史、应用范围等，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如果事实上（客观存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包含在圖書館学的研究对象之內，基本上也就可以确定目录学包含在圖書館学里面了。现在来看看事实吧。不同意目录学为圖書館学包含的第一个理由是：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們同意这样的定义：“目录学是研究用書目索引的方式向讀者通报圖書和宣传圖書的規律的科学，”它是通过“書目索引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查明、記載、揭露和組織出版物从而向讀者通报圖書和宣传圖書”的科学。（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七期第11面）看看，它研究的刚好是圖書館学中讀者工作那部分里的“書目索引与参考諮詢工作”。既然目录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只是圖書館学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入圖書館学？把目录学归入圖書館学并没有失去它的独立性，也不影响它的完整性。正如把儿童心理学归入心理学里，沒有別的理由，就是因为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包含在心理学里的緣故。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只能并列（平行）而不能包含，就因为它們各自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是从屬的緣故。但它們都属于化学的領域，因为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上位概念，它应该而且必定要把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归入自己的范畴。目录学与圖書分类学、編目学等是并列（平行）关系，但它們都包含在圖書館学里，作为圖書館学的組成部分。

不同意目录学为圖書館学包含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目录学的发展历史，它的产生都早于圖書館学。其实，他們忽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封建时代的目录学是在藏書楼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沒有藏書楼，就沒有目录学。我們既然承認藏書楼

是我們圖書館的前身，就可証证明封建时代的目录学，仍然是在藏書楼工作实践中产生的。把目录学看作是封建时代的圖書館学的畸形发展也未为不可。在封建时代目录学产生較早、較发达，这是由藏書楼的性質决定的。圖書館学（目录学也一样）为圖書館工作实践服务的事实，从这里不也得到証明嗎？封建社会的圖書館学是产生发展了的，不过它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与現在不尽相同罢了。至于它当时是否包含目录学，什么時間产生，晚了目录学多少年等問題，当然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有一点我們始終不能同意，即認為圖書館学的历史短，在封建社会沒有目录学发展得快，就断定今天圖書館学也还不能包含目录学。我們坚持这种看法：在具体的历史时期，要根据圖書館学当时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确定目录学是否为其所包含。不能因过去沒包含，現在就不能包含；也不能因过去包含，現在就一定包含。这种看法，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事实。事物总是变化的，科学总是发展的。我們要从今天的事实，作出科学的結論。

不同意目录学为圖書館学所包含的第三个理由是：目录学的应用范围广泛。不錯，現在使用書目索引以通报圖書和宣传圖書的不光是圖書館，还有書店，出版社等。但我們是否承認：使用得最經常、最大量、最多样化的，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呢？对目录学研究得最努力、最有成效的，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工作者呢？目录学研究的場所：題材的供給、理論的驗證、內容的不断补充等，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呢？如果承認的話，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归入圖書館学？以使用范围作为一个理由，来确定两門科学之間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这种办法是不太妥当的。有的科学知識，是許多地方、許多科学都要应用，但它仍然不因此失去或影响它所应归入包含它的那一門科学。

坚决支持苏联反对美国侵略的嚴正措施！

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策划新战争的阴谋！